

『历代顶级文臣系列』

丛书主编◎毛佩琦教授

隋唐顶级文臣

刘后滨 张雨 彭丽华 等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「历代顶级文臣系列」

丛书主编◎毛佩琦教授

隋唐顶级 大臣

刘后滨 张雨 彭丽华 等 著

泰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隋唐顶级文臣/刘后滨等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7

(历代顶级文臣系列)

ISBN 978 - 7 - 80673 - 746 - 0

I. 隋… II. 刘… III. 大臣—列传—中国—隋唐时代

IV. K82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9865 号

隋唐顶级文臣

作 者: 刘后滨等

丛书主编: 毛佩琦

责任编辑: 申 强 尹志秀

策 划: 张国岚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特约编辑: 晏 然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 - 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673 - 746 - 0

定 价: 24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 言

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，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。读书人身处草野时，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，只能修身齐家，所谓“穷则独善其身”而已；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他们关注民生，心系天下兴亡，他们在观察，在分析，在储备智慧和学养，一旦有机会，就要干预社会生活，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，所谓“达则兼济天下”是也。这些人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。他们不是书虫，不是冬烘先生。不论在朝还是在野，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。

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？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，就是，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，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。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，只做帝师，辅佐明主坐天下，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。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、名臣，从先秦的管仲、乐毅，到汉朝的霍光、蜀汉的诸葛亮，从唐朝的魏征、宋代的赵普，到元代的刘秉忠、明朝的刘基，莫不如此。刘备三顾茅庐，隆中问计，请诸葛亮出山，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、叶琛、章溢、宋濂到自己的军中，说，“我为天下屈四先生”……种种故事，向来脍炙人口。但是，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，孔子说：“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又说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”如果他们认定的“道”不能实行，他们宁可不做官。

那么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，他们心中的“道”是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，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？一言蔽之曰：“安民”。

如何安民？扫灭群雄，一统天下是安民；制礼作乐，建立秩序

是安民；治水开山，兴农殖货也是安民。为了安民，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；为了安民，他们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为了安民，他们呕心沥血，不惜拼死直谏。他们的安民，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。忠君是手段，安民才是目的。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，“以道事君”，不惜犯颜直谏，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。

靠什么安民？有一个著名的掌故，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，历仕太祖、太宗两朝，三度为相，他曾对宋太宗说：“臣有《论语》一部，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，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。”不论是戡乱平叛、统一天下，还是富国裕民、臻于至治，所谓武定祸乱，文致太平，都只用半部《论语》就够了。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，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。其所以能够取胜，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。以民为本，爱民才可以安民。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爱民就无往而不胜，半部《论语》足矣！

历代文臣治国，也并非纯用儒学，儒、兵、法、道等等，不免杂用。历代治世能臣，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，施展才华。有人有幸遭遇明主，受到信任，柄政握权，一展抱负；有人明珠投暗，受到猜忌，被人嫉恨；有人生居显赫，死蒙哀荣；有人功成身退，百代流芳；也有人作威作福，遭人唾骂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，甚至并非正人君子。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，不同风采，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，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。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，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，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。至于那些品德高尚，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，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，他们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。

噫，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！

毛佩琦

2006年10月31日

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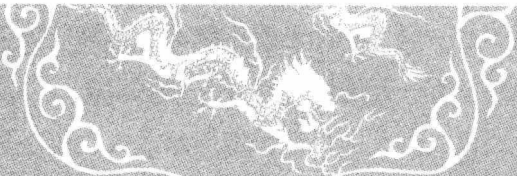
隋唐頂級文臣

目 录

- 1 / 隋朝开国宰相——高颀
- 21 / 隋炀帝的第一功臣——杨素
- 39 / 最早被杀的太原元谋功臣——刘文静
- 53 / 房玄龄与杜如晦——房谋杜断
- 69 / 唐太宗的人镜——魏征
- 87 / 武则天的绊脚石——褚遂良
- 105 / 武周王朝的“国老”——狄仁杰
- 121 / 由武周回归李唐的中兴功臣——张柬之
- 135 / 救时宰相——姚崇
- 151 / 出将入相的开元大手笔——张说
- 167 / 亦仙亦鬼的四朝名臣——李泌
- 185 / 唐德宗的“内相”——陆贽
- 201 / 伴随唐朝走向中兴的一代文伯——权德舆
- 217 / 中兴名相——裴度
- 233 / 致力中兴的最后一位宰相——李德裕

隋朝开国宰相

高颀



高颀年少时，即以「明敏多识，有器局，又颇涉经史，尤善词令」而著称。当他还是个幼童时，家中庭院内有一棵柳树，高百余尺，树冠很大，宛如华盖。父老们都说：「这高家必出贵人。」高颀也确实没让父老们善意的预言落空。

来自杨坚外家的亲信

高颍，字昭玄，又名高敏，自称是渤海蓍人（今河北景县人）。因为高颍的父亲高宾本是在东魏做官，为了避难，西魏大统六年（540年）他才投归关中，所以籍贯之事便由得他自己说了。然而他毕竟是归诚之人，西魏没有他的根基，日子过得一般，幸好大司马独孤信深爱其才，辟高宾为僚佐，又特赐姓独孤，成了独孤信的门客。

独孤信可不是一般人，在北朝可算得上是第一美男子，男女官民无不瞻仰他的风采。有一天傍晚，他骑马飞奔回城，不觉所戴之帽已倾侧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满大街尽是侧帽而戴之人，可以想见他的风采。而更让他出名的是，他的三个女儿，一个是北周明帝的皇后，一个是杨坚的妻子，即后来的独孤皇后，而独孤皇后的长女又是北周宣帝的皇后，一门三皇后，岂是常人可比？还有一个嫁给了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儿子李弼，后来生下了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。不过，这都是后话了，独孤信却是眼见不着。因为在与大象宰宇文护的政争中失势，他在北周闵帝元年（557年）就被免官处死了，妻子家人都被远远地流放至偏远蜀地。这时的独孤皇后才刚四岁，也是一路颠沛才到流放之所，苦不堪言。

在高宾投归西魏的次年，高颍就迫不及待地出世了。他的父亲似乎想用他这个儿子来表明自己投诚的决心。恰在这一年，杨坚也在冯翊（今陕西大荔）般若寺出生。杨坚出世的时候，紫气充庭，自有一番神奇灵征。同岁的两个人注定要在以后的日子中相遇。

他们的相遇，还得从北周后期的政局说起。

北周宣帝真是一个能折腾的主儿，做了皇帝还不满足，竟要去做太上皇帝。可是又不喜欢“太上”这个名号，即位才一年的他就禅位给了儿子，自号为天元皇帝，只让儿子（庙号静帝）自称为正阳宫。当然朝





政还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，他可不放心其他的人。皇后杨氏，是当朝四辅之一的“大前疑”杨坚之女。皇后是天下之母，哪有五母临天下之事？可宣帝偏偏要这么做。他一连封了五个皇后，有天元大皇后、天大皇后、天中大皇后、天左大皇后、天右大皇后，杨氏只是其中之一。几家难免争宠不已，宫内宫外都不安生。有一次，宣帝非常生气，对杨氏说：“必族灭你家！”于是召杨坚入内，事先对左右安排好了，说：“若其色动，即杀之。”杨坚到后，却是毫不动声色，一如平日，由是得免。

这杨家本是河北山东地区的一个破落户，北魏以来，世代为武川镇（今内蒙古武川西）司马，于是落户武川。后来杨坚的父亲杨忠跟从北周的太祖宇文泰在关中起兵，建立西魏，奠定了北周的基业，立下大功。杨坚被赐姓普六茹氏，所以这时的杨坚实际上应该叫做普六茹坚。正是这份勋贵之资，才使得他们杨家能够攀附上弘农（今河南灵宝东北）杨氏这天下一等一的世族，冒认了西汉太尉杨震为祖宗。原来，宇文泰所依靠的是一群牧农杂处的尚武集团。这群人跟着他西入关中，为了让他们安心下来，以关中为家，产生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让他们落籍关中，顺便也让他们可以附丽望族，自抬身份。这在一个有着士族门阀传统的社会中是有效果的，于是李姓之人，多冒为陇西李氏，凡是杨姓，则多自称弘农杨氏。

杨坚不过40岁上下，却生来一副帝王相貌，虽深自晦匿，可是随着他的位望日隆，人们都在盯着他看。宣帝对自己的这个岳父当然也是忌恨有加，但却抓不到丝毫把柄。杨坚知道朝中已非久留之地，就通过内史上大夫郑译为自己求得扬州总管一职，准备远离长安。郑译与杨坚旧时曾为同学，又与刘昉同为宣帝心腹之臣，故而三人深相结托，以保富贵。扬州总管的任命是已经下来了，可是杨坚却因为足疾发作，得以暂缓行程。就在这期间，宣帝竟然也突然暴病身亡。临终前，他召刘昉与颜之仪进入内殿，嘱托后事。然而他却没有想到，刘昉与郑译商量之后，

以杨坚是静帝外祖父为由，共同引杨坚入总政事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这引起了另一个顾命大臣颜之仪的强烈不满，他与宦官一起仍要引大将军宇文辅政。

杨坚虽然挫败了颜之仪等人发动的政变，但他面对的形势也显得更加复杂。本来按照刘昉与郑译的设想，他们让杨坚做大冢宰，而郑译就摄大司马，刘昉可为小冢宰，共同分享政权。可是杨坚却改变了心意，为了避免分散权力、自树强敌，他接受了李德林的建议，自己做了假黄钺、左大丞相、都督内外诸军事，独揽军政大权，只是让郑译做了自己的相府长史，带内史上大夫，刘昉为相府司马，以李德林为丞相府属。郑、刘二人大失所望，可是又无可奈何，只能自吞苦果。

杨坚既有篡位之心，他就倾心结纳朝中才俊，引以为援。

他想到了内史下大夫高颍。

高颍精明强干，素习兵事，又多谋略，是一不可多得之人才。杨坚欲拜为府佐，助已成事，就派邳国公杨惠去见高颍。高颍亦知杨坚确有人主之望，便欣然答允，表示愿意为杨坚尽力，于是就做了相府司录，从此开始了其辅佐杨坚的辉煌历程。

高颍的才干，在北周的高层政界里是人所共知的。年少之时，即以“明敏多识，有器局，又颇涉经史，尤善词令”而著称。当他还是个幼童的时候，家中庭院内有一棵柳树，高百余尺，树冠很大，宛如华盖。同里的父老们都说：“这高家必出贵人。”高颍也确实没让父老们善意的预言落空，17岁的他就受到北周宗室齐王宇文宪的赏识，用为王府记室。武帝时，他袭父爵为武阳县伯，拜为内史上士，不久迁为下大夫，后以平齐有功，拜开府仪同将军。宣政二年（579年）隰州（今山西隰县）稽胡几次叛乱，杀害吏民，高颍又跟随越王宇文盛出兵讨平其族。班师之时，高颍与宇文盛商议，须得选用一个文武干略之将镇遏其地，预防稽胡再叛。于是二人联名推荐虞庆则为石州（今山西离石）总管，





朝廷同意了。从此境内安肃，百姓安定，稽胡相继归顺者八千余户。

杨坚辅政之后，便辟署高颀为相府司录。独孤氏也因为高颀是其父亲故吏之后，甚见亲重，多次往来高家。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，杨坚和独孤氏更加信任高颀。

杨坚能够得到并逐渐稳定住政权，实在是一个意外。他的夺权也引起了很多实力派地方官员的眼红和羡慕。近三百年的分裂，上演过多少幕禅让、逼宫、夺嫡的闹剧，人人心中都有一本账，只要盘算着所得大于所失，就不免蠢蠢欲动起来。逆顺之道，谁人不知？可是现实的诱惑眼睁睁地摆在眼前，仿佛唾手可得，又有哪个人不会动心呢？郑译、刘昉怨望于内，强臣悍将谋动于外，整个局势笼罩在不安之中，就看谁会首先搅动乱局。

杨坚既是实力最强的一个，他就想趁着新近掌权之势，对人事，尤其是地方大员作一番调整。平衡就被打破了。他派去接替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总管的韦孝宽受到原任尉迟迥的抵制，进退不得。河北之地本是北齐旧土，人心尚未安定，尉迟迥也是看准这点，拉起大旗，举兵反对杨坚。赵、魏之士，从者若流，旬日之间，众至十余万。杨坚随即任命韦孝宽为东道元帅，率军进讨尉迟迥。

讨伐尉迟迥的大军驻在永桥，对面就是尉迟迥儿子尉迟惇所率的十万军队。可是两军却对垒多日，韦孝宽逡巡不前，只是说沁水泛涨，河不可渡，杨坚很是着急。实际上是韦孝宽手下将领意见不一，有人甚至暗通尉迟迥，孝宽恐生变故，不敢冒进。元帅府长史李询密启上奏，把情况捅到了杨坚那里。他报告说：“大将梁士彦、宇文忻、崔弘度都接受了尉迟迥的馈赠。军中已是骚动不安，人情大异。”杨坚看后，更加担忧，与郑译等人商议，想要遣将代替这三人。李德林独以为不可，劝杨坚选择一位明于智略，为诸将信服之人，派去监军即可，千万不能临阵更换大将。杨坚大悟，想派崔仲方前去，仲方以父亲身在山东，自己不

便前去为由，坚辞使命，继又征求郑译、刘昉的意见，二人皆固辞。这让杨坚很不高兴。高颍见此，就主动请缨，遂受命而行，连家都顾不上回，只是派人去禀明母亲，告以忠孝不能两兼之意。

高颍到了永桥，他就下令建造浮桥，准备渡河。敌军却从上游放下着火的木筏，多亏高颍事先有准备，命士卒在上游构筑起“土狗”（前锐后广，前高后低，状如坐狗的土墩），阻止火筏靠近浮桥。由是大军渡过沁水，高颍又命人烧毁浮桥，颇有当年项羽破釜沉舟之意。韦孝宽身先士卒，一举大败尉迟惇，继而追至邺城（今河北临漳境内），又败尉迟迥，迫使他自杀身亡。这时距离尉迟迥起兵正好 68 天。

大军还朝之后，杨坚在内室设宴，为功臣庆功。畅饮正酣，杨坚又命人撤下帷幕，将其赏给高颍，又使其进位柱国，改封义宁县公。

不久又有益州总管王谦、隰州总管司马消难（静帝皇后之父）也相继起兵发难，杨坚遂专心与李德林、高颍等人商量对策，把刘昉这些人冷冷地放在一边。刘昉既得不到所求之位，又备受冷遇，更加心灰意冷，整日纵酒逸游，不理职司，相府事务，多有贻误。杨坚顺势将其免职，虚位安置而已，而改由高颍担任相府司马一职。

开国宰相，平陈元勋

削平了内忧外患的杨坚，牢牢控制了北周的大权，他也不再甘心做自己外孙子的忠臣良相，就自导自演了一出外祖父接受外孙禅让的滑稽剧，开启了中华历史上的新时代——大一统的隋唐帝国。

北周大定元年（581 年）二月甲子，杨坚自相府常服入宫，在临光殿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开皇，以相国司马高颍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，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，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。隋朝一开始，高颍就已是位极人臣，不仅官居左仆射，又进封为渤海郡公，





而且成为了隋朝高祖文皇帝的杨坚常常称呼他为独孤，而不称其名。本来，在文帝即位之前，他就下令要此前被赐给鲜卑姓氏的汉人尽复旧姓，可他还是亲热地称呼高颀为“独孤”，这让高颀非常的不自在。他知道，杨坚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猜忌别人的君主，自己处在这么高的位子，着实不安，就主动提出避位，表示要让贤给苏威。

当初，杨坚为丞相的时候，高颀就多次称扬苏威之名。于是杨坚召见了苏威，相语大悦。然而仅仅过了月余，苏威闻知禅让之议，竟不辞而别，遁归乡里。高颀想要把他追回来，杨坚却大度地放在一边，直到即位之后，才又将其召回，拜为太子少师。

这时，高颀表明逊位之心，文帝果然应允，听其解职。可是几天之后，文帝又突然下诏，说：“苏威高蹈前朝，颀能推举其人。我闻进贤者受上赏，怎可令进贤之人去官！”于是又命高颀复位，前事不行。

文帝之心，志在平定天下，统一寰宇，而南方陈朝始终是萦绕在心头的大事，不能忘怀。开皇元年九月，陈朝居然派兵挑衅，攻陷胡墅，连连骚扰江北。文帝就以此为借口，派上柱国、薛国公长孙览、上柱国、宋安公元景山为行军元帅，皆受高颀节度，准备讨伐陈朝。忧惧之下，陈宣帝于开皇二年（582年）正月病卒，太子陈叔宝即位，是为后主。隋军本想乘着陈朝国丧之际，一举平定江南，可是却被北方的突厥打乱了计划。突厥沙钵略可汗日渐强盛，北方各族纷纷依附于沙钵略可汗，文帝防范之心甚重，待遇渐薄，突厥部众大怒。沙钵略的妻子是北周的千金公主，当初，就是杨坚把她嫁入突厥的。她本是赵王宇文招的女儿，杨坚也正是以此为借口，召赵王宇文招、陈王宇文纯、越王宇文盛、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逖入朝，后来又以谋反之名，将五王接连处死，再后来，就篡夺了北周的天下。而千金公主远在碛北，也以家国之仇，怨恨隋朝，有复仇之志，日夜言于可汗。因此突厥便趁着隋朝大军在南之际，不时搅扰。而陈朝也赶紧抓住机会，遣使求和，归还胡墅。高颀便

借口礼不伐丧，奏请班师。文帝随即同意。

隋初的长安城仍为西汉旧城，形势局促，长期的战乱也让它凋敝不堪，难允大国之气。文帝决心另建一处新城彰显国威。开皇二年六月，就把刚刚班师回来的高颎派去兼领营建新都的大监，规模制度多出于高颎。很快，一座崭新的大兴城（唐时又改称长安城）就矗立在龙首山上，大合文帝心意，这也奠定了盛世长安的规模。开皇三年（583年）三月，隋便正式迁入新都。

然而北边突厥内侵之事尚未平息。上年五月，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，与沙钵略合军攻陷林渝镇。突厥直入长城。文帝敕令缘边州县修堡鄣，峻长城，并派重将出镇幽、并两州要地。可隋将尽为突厥所败，于是沙钵略纵兵自木峽、石门两路抄掠而行，自河西走廊的武威、天水、安定、金城到北方的上郡、弘化、延安等地，六畜尽为所掠。文帝震怒，以河间王杨弘，上柱国豆卢勣、葛荣定，宰相高颎、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，出塞讨击。沙钵略虽然率领阿波、贪汗二可汗前来迎战，却大败而归。之后，突厥又发生内乱，沙钵略元气大伤，隋军又乘机救之，由是互立和约，结君臣之义，又是始得数十年之和平。隋朝由此强盛。

第一次平陈之役的无功而返，让文帝心中实有不甘，终于等到与突厥取得和平局面以后，他心中又开始谋划新一次的平陈大计。开皇五年（585年）三月，文帝以高颎为左领军大将军，本官如故，开始谋划攻陈。十月，派杨素为信州（今四川奉节东）总管，吐万绪为徐州总管，重新正式部署平陈战争。陈国虽说朝政昏暗，国势日弱，但毕竟南朝据有江东已经二百余年，又凭借着长江天险，几次化解掉了北朝大举压境的威胁。战事准备大意不得，文帝所指望杨素和吐万绪的，就是要让他们修造战具，训练水军，等待时机成熟，一举拿下陈朝。

开皇七年（587年）八月，文帝征召在江陵（今湖北江陵）的傀儡政权后梁的国主萧琮入朝。时文帝平陈之志已明，梁、隋关系也开始变





得紧张起来，故而文帝召萧琮入朝，也是预防出现什么乱子，又以国主不在国内为由，遣将率兵戍守江陵。隋军至都州（今湖北宜城东南），萧琮的叔父萧岩等人惧怕隋军乘机掩袭，于是引陈军至江陵城下，携居民而逃至陈国，史称“萧岩之叛”。于是文帝下诏废除梁国，改封萧琮为莒国公，继而又派高颀前去江汉地区，安集百姓，赦免江陵死罪以下人等，百姓免除赋税十年。江陵的形势因此稳定了下来。

江陵既平，唯有一陈。先前，文帝曾问高颀取陈之策。高颀说：“江北之地寒，农事较江南为晚。我可乘其收获之际，稍微征调士马，声言掩袭。彼必屯兵守御，足以误其农时，不获收割。彼既已聚兵，我则可使士兵解甲归田，不碍收获。如此再三，敌人习以为常，则以后再集兵，则必不信，犹豫之际，我军已然过江，登陆而战，必定士气倍增。江南地湿土薄，居舍多以竹木为材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在地窖之中，如果暗中遣人入其国，因风纵火，待其修缮完毕，复又放火，则不出数年，自可使其财力俱尽。”文帝点头称善，下令行用此计。由是陈人疲于应付，国力益弊。

开皇八年（588年）十月，文帝命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、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，准备伐陈。凡总管九十，兵五十一万八千，俱受杨广节度。杨广毕竟年轻，文帝又以高颀为元帅长史，三军咨禀，皆取决于高颀。战争过程中，杨广是名义上的统帅，高颀则是实际上的统帅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，平陈之役，隋文帝杨坚是总指挥，而前方战场的首功，应该记在高颀身上。

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，不见得就是翻天覆地、轰轰烈烈的，但往往准备和积累的时间很长。

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很明显的战争。陈朝准备不足，而陈人也俱无斗志，不到三个月的工夫，隋军就攻破建康，俘获了陈后主，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的南北对立，实际上也彻底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大分裂。

回朝之后，高颀又以战功加授上柱国，进封齐国公，财物九千段，真食千乘县一千五百户。一日，文帝到晋王杨广府上，宴请百官。高颀等人奉酒给文帝上寿，谈到平陈之事，文帝很是高兴，说：“高颀平江南，虞庆则降突厥，真可谓茂功啊。”谁知杨素在旁边不冷不热地说了句：“这皆是至尊威德所致。”高颀并不以为然，可是虞庆则却不满意杨素在这时说了这么一句，立刻回以：“杨素前次出兵虎牢、硖石，若非至尊威德，亦无克敌制胜之理。”由是争功不已，互较长短，闹得御史要弹劾二人君前失仪。文帝确实高兴，这次就不让御史扫兴了。

位高招嫉，得罪皇后

然而，高颀的权势已经持续八九年了。尚书右仆射已经换了好几个任，可他这个左仆射却久任至今，无论是遣使、兼官如何，本官却是始终如故。这个位置也必然使他广树政敌。

自开皇元年制定新律以来，凡是有制礼作乐、营建新都、立法创制之事，都由他负总责，而平定陈朝、北抗突厥这样的事，也少不了他出彩，这还能不受人嫉妒？而他秉政以来，竭诚尽节，进用贤良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擒虎等人，都受到过高颀的推荐，各尽其用。天下之治，少不了高颀的一分大功劳。可是平心而论，这种威权独任的作法，难免让其他的人感到不平衡。因而早在平陈之后，就有人谣传高颀将反。要知道，那时高颀手中握有五十万大军，隋师精锐尽在其手。此时这种谣言最易打动人主之心。文帝查明确属无中生有后，便将始作俑者斩首示诫。见到高颀之后，文帝就忙不迭地慰劳安抚高颀，他说：“公伐陈之后，人言公反。朕已为公斩之。君臣道合，非青蝇之辈所能间。”高颀哪里听不出来这话中的敲打之意，连忙奏请，仍要避位。文帝不许，下诏优奖：“公识鉴通远，器略优深，出参戎律，廓清淮海，





入司禁旅，实委心腹。自朕受命，常典机衡，竭诚陈力，心迹俱尽。此武则天降良辅，翊赞朕躬，幸无词费。”高颀乃止。

此后，这种事情接踵而至。先是右卫将军庞晃，再有将军卢贲等，先后在文帝面前诋毁高颀。文帝大怒，将其一一贬逐为外官，并对高颀说：“独孤公就好比铜镜，每被磨莹，就皎然益明。”不久，尚书都事姜晔、楚州行参军李君才都奏称：当前水旱不调，是因为高颀身为宰相，不能燮理阴阳之故，要求将其免职。二人又因此得罪免官。可见文帝对高颀还是信任有加，亲礼弥厚。

然而这种愈加礼敬的情况，也许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文帝已经知道朝臣对高颀的不满，他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显示对高颀的支持，并安抚他。开皇十年（590年）二月，文帝巡行并州，就把高颀留下，居守京师，这份信任是让人看得出来的。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居守有功，特赐缣五千匹，复赐行宫一所，以为庄舍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高颀母亲病故，按理他应该去职守丧，可是仅仅过了20天，文帝的一纸诏书降下，命他复职理事，高颀虽然苦苦辞让，文帝却始终没有答允。后来，高颀的夫人贺拔氏卧病在床，文帝遣使慰问，络绎不绝。不仅如此，文帝还亲至高府探视，赐钱百万，绢万匹，又赐给高颀千里马一匹。这份荣宠足以证明了文帝对高颀的态度，让朝臣无话可说。

文帝曾与侍臣闲谈，高颀、贺若弼也在其中。言及平陈之事时，文帝戏问二人谁的功劳更大。高颀说：“贺若弼先献十策，后来又在蒋山苦战破贼。臣只不过是文吏，怎敢与大将军比较功劳高下？”文帝大笑，觉得高颀确实聪明，答得巧妙。为了笼络大臣，文帝更是赐婚给高颀的儿子高表仁，亲家翁正是皇太子杨勇，把杨勇的女儿嫁给高颀的儿子，也难怪文帝想得出来。高颀与文帝同岁，可是却与杨勇同朝为官，这对姻亲倒也门当户对。婚礼办得隆重而又不显奢华，这正符合文帝的做派。不管怎么说，身为尚书左仆射的高颀能与皇太子杨勇联姻，怎么都让人